

岭  
南  
遗  
书



雙槐歲鈔卷第九

嶺南遺書

香山 黃 瑜 廷美撰

南京科道

憲廟初政昏楮尤張在朝無敢公言者彭教廷對策引用  
接見賢士大夫之時多截去下句是也南京刑科給事中

山陰王志默

淵

金陵王尙文

徽

氣誼相得乃率同官言五

事一曰覽史書謂古昔得失載於前史昔唐仇士良語同  
列曰人主慎勿使之讀書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  
輩疎斥矣乞經筵兼講通鑑綱目無所隱諱朝夕取爲法  
戒二曰開言路諫官之言有可採者乞戒有司勿令廢滯  
權倖者不得假託以中傷之三曰重大臣選任府部卿寺

在外方面總兵宜隆體貌大罪不可宥小過不可辱庶人知自重而名器尊四曰選良將近年將領多以私暱進繇本兵者非其人先黜尙書昂擇人以進退之則將可得五曰保全內臣宜遵舊制使無與國政否則如王振曹吉祥始雖愛之及其敗而罪之非保全之道也近有無恥大臣與之交結或行扣頭之禮或有翁父之稱因而囑託鬻獄賣官擅作威福事跡敗露治以重刑今後內臣不許管軍管匠置立田宅其家人義男悉究其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悉斷自宸衷惟與館閣大臣計議則天下覩清明之政而宦豎亦享悠久之福矣保全之道豈有加於此哉上嘉納之先是癸未七月冊吳氏爲

皇后太監牛玉之力也十月復下詔言先帝臨御之日爲朕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於別宮以待期不意內臣牛玉偏徇已私朦朧奏請將已退吳氏冊立德不稱位不得已請命母后廢黜吳氏仍遵先帝成命冊立王氏爲皇后然玉猶免死惟謫南京徽諗其故謂淵曰是可輕貰乎遂率同官上疏請明刑罰以正朝綱監往事以防後患數玉大不韙之罪四乞置諸法因指斥執政奏入羣闈欲以危法中之科道交章論掇俱調遠州判官徽普安州淵茂州餘不能盡憶也初副都御史周銓掌南京院事追憾董糧時諸御史劾其貪暴數責之置功過簿詰旦而言日晏不輟如是者累日十三道范霖楊永等不平乃合疏銓平日不

法事聞於朝驛召銓詣獄銓亦訐奏既逮至未白而銓得  
心悸疾死於是十三道或降或謫而霖永以首建議獨得  
重罪永忿死獄中會恤刑霖得減死出獄數日卒正統丁  
卯六月也輿論咸謂二王之罰視前爲薄憲廟之仁至矣  
然自是言路風力北不如南時人謠曰南京科道如猛虎  
九年考滿陞知府北京科道如綿羊九年考滿陞京堂實  
因二事而發云

### 莊定山

莊定山先生孔暘景記大梁書院有云善觀經書者觀吾  
心之經書郢人之運斤九方臯之相馬取乎內而忘乎外  
也神交默契於不言而圓融渾合於真靜往年陳白沙過

余論及心學余以是質之蓋先生之學在是而世以爲禪  
但吾之所謂無者未嘗不有而不離於有禪之所謂無者  
未嘗有有而實滯於無禪與吾相似而不同矣他日白沙  
贈李世卿序亦云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  
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世卿未必能與我合  
其意正相符也學士張東白元禎寄詩曰有著真無妙無  
涵萬有粗溺無寧有有泥有定無無口噤癡前夢身勞醉  
裏扶若爲逢有道細與究圖書蓋指此爾景善爲詩詠包  
節婦云二十夫君棄妾身諸郎癡小舅姑貧已甘薄命同  
衰葉不掃蛾眉別嫁人化石未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驚  
塵鎖窻獨對東風樹歲歲花開他自春羅一峯倫見之曰

可以泣鬼神矣景不以爲然惟乾坤鳶魚老眼脚頭之類  
自謂爲佳如枝閒鳥共天機語江上梅擔太極行諸句是  
也時稱陳莊體先是倫抗疏論李賢奪情起復謫福建副  
提舉及成化丁亥十一月內閣分題令翰林諸公賦詩爲  
上元賞玩景時爲檢討與編修章楓山懋黃未軒仲昭同  
疏言去年以來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  
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因大臣之疏而遂罷向因  
災異勅諭羣臣同加修省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禹湯  
而後未之有也今日之舉或者兩宮在上欲極孝養然大  
孝在乎養志豈以烟火爲樂哉北虜毛里孩窺伺閒隙所  
當深慮江西湖廣一早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



尤多未易悉舉宜將烟火之事亦皆禁止不使接於耳目而移此視聽爲文王之視民如傷爲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息災異消百姓富庶四夷賓服奉養兩宮其孝豈有大於此哉蓋懋筆也奏入上怒杖之調懋及仲昭知縣景判官未行用給事中毛宏言改懋及仲昭南京大理寺評事景南京行人司副未幾倫亦召還時謂翰林四諫景後養病復起爲郎中考察去官白沙聞其有疏謂無一分可說不知此際靜如何也

### 追復位號

天順元年二月乙未朔廢景泰仍爲郕王歸西內皇太后

制諭也戊戌命郕王所立皇太后吳氏仍號宣廟賢妃皇  
后汪氏復爲郕王妃懷獻太子見濟爲懷獻世子肅孝皇  
后杭氏及貴妃唐氏俱革其名號欽天監奏革除其年號  
上曰朕心有所不忍仍舊書之癸丑郕王薨葬祭禮如親  
王諡曰戾唐氏等妃嬪俱賜紅帛自盡以殉葬成化初追  
諡郕戾王爲恭仁康定景皇帝後汪妃薨亦追諡景皇后  
子按建文之自焚也祭葬以天子之禮未嘗被廢故駙馬  
都尉梅殷軍中發喪縞素諡爲孝愍然非上意也例宜追  
復位號一如景泰其當軸者之責與

林玠降箕

侯官林廷珪

玠

天順壬午年二十領鄉薦至成化乙酉弟

廷玉瑋亦領薦同赴會試至鵞湖驛玠得疾瑋扶以歸甫  
及門卒其魂鬱不散家人每接之夢寐彷彿聞其聲跡靈  
几閒器物或自動乃如紫姑神法置箕布灰於几箕輒自  
舉遂令人扶之箕運不休就視則皆詩文也別父母有句  
云如今我已終天別何計能酬寸草心別兄弟云鴻雁層  
雲憐隻影池塘芳草憶殘春別妻云寄言與爾無他說節  
義冰霜不可虛賦書樓極目云清風搖動硯池雲飛鴻點  
破江山影觀蓮云呼童泛美酒對此紅芳傾若人已僊去  
此花空自馨作文贈序凡七十餘首家人次以成編自名  
之曰靜庵遺玉序之有曰玉之體雖藏於山而其德自弗  
泯焉蓋以自況也初箕動成文之時親友臨者毛髮竦豎

久之則答問如平生矣如是年餘乃已塘後爲御史提學  
南畿語人如此而其妻守志果不虛冰霜之戒云

### 伏闕泣諫

伏闕泣諫自唐宋以來有之成化四年六月慈懿皇太后  
錢氏崩憲廟嫡母也詔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先發大  
學士彭時謂同朝曰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無可議  
者卽與禮部尙書姚夔定議具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  
仁宗合葬劉后故事乞念綱常之大體先帝之心必求至  
當此莫大典禮萬一有違在廷百辟將有言之宗室親王  
將有言之天下萬世亦將有言之豈能保其終無據理改  
而從正者乎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未允時率羣臣伏文華

殿以請號哭不起上聞之使中官宣諭使衆官退翰林中  
有呵中官使還者衆官皆曰死不敢奉詔且不得命不敢  
退時與學士商輅劉定之進曰人心如此實天理所在望  
朝廷俯從於是中官入奏上感動母后亦悟卽傳旨諭羣  
臣曰卿等昨者會議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固朕素  
志但聖母疑事有相妨未卽俞允朕心終不自安再三據  
禮所幸聖慈開喻特賜允諾卿等其如前議施行勿有所  
疑故諭衆聞命咸呼萬歲而退蓋此事非上曲全孝道何  
以至此真盛德主也

詠竹言志

棗陽王良璧

琰

初領薦至京與予談論輒相契合自是日

雙林歲金卷第九  
相往來及予授官追送至張家灣然後返成化乙未第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巡按蘇松有聲吳地號繁劇徧詢輿臺巨奸宿蠹一剔而盡平生清苦人所不堪卒之日衾櫬不備合臺助焉嘗題夏太常景墨竹贈予曰幽人研玉露寫此青琅玕清標正相似翛然同歲寒蓋言志也景本名昶字仲昭東吳人登進士時冒姓朱後復其姓以善書徵入翰林景皇以所書爲第一顧見其名謂曰太陽麗天照臨萬國日宜書在永上景頓首受命士夫以爲榮一時同名者皆改焉國朝畫竹自毘陵王中舍孟端紱後惟景精絕

建州女直

女直金之後也洪武初降附永樂中設奴兒干都司統建

州等衛所二百有四世受官賞爲不侵不叛之臣初建州  
海西兀者等衛夷人先居斡木河與七姓野人有讎投奔  
朝鮮復爲所戕乃復歸附朝廷處之遼陽迤東蘇子河一  
帶遞年往來朝貢成化丙戌背義搶掠人畜數萬天威震  
怒將元惡董山等二百五十餘人俱留廣寧監禁致死乃  
調大軍抵巢征勦未有成功己亥九月賊首刺達等猶爲  
邊患巡撫都御史陳鉞總兵歐信從饅頭山讌口等處攻  
之斬獲賊首二百餘級全軍而還復分兵於遼陽迤東五  
堡北接撫順城南連鳳凰山林木稠密處按伏以守之己  
亥賊首伏當加糾三衛入寇命撫寧侯朱永總兵中官汪  
直監其軍陳鉞贊畫往討破其營五百餘所焚廬舍二千

餘閒獲馬及軍械倍之永由是進封保國公然其後讐我  
大邦益肆猖獗女直自此叛矣

彭陸論韻

古人用韻大率因六書諧聲而來往往通而不拘如六經  
可見已宋吳棫才老韻補乃據唐宋諸文士以律古人是  
不足爲準也成化初陸論德鼎儀武大不然之彭學士彥  
實華與之書曰夫有聲而後有字合字與聲而後有韻書  
韻也者類其聲之叶者也使古韻書盡存則古人字音固  
可盡得矣古韻至魏晉時尙多知之宋齊而下浸以湮滅  
然有博雅好古之士若唐韓退之柳宗元白居易宋歐陽  
永叔蘇子瞻子由猶能深考古韻而用之夫謂之古韻則



古人字音與後人有不同明矣詩三百篇強半出於閨門里巷其所韻非當時語而何且一字而有兩音者如左右之類三音者如樂惡之類四音者如行與泝之類古今人皆然何獨謂明鳴二字古人未必讀爲芒特叶韻時強轉其聲邪足下謂明鳴等字今人未嘗讀爲芒古人之音不應大相絕如此夫沈約距今纔幾時而今之韻於支與微之類合其二而爲一麻與遮之類分其一而爲二其不同已如此而况數千百年欲其一若自一口出得乎如今人讀服爲房六切而服之見於詩者皆當爲蒲北無與房六叶者古人未嘗讀爲房六也今讀慶爲邱正切而慶之見於易詩者皆當爲驅羊無與邱正叶者古人未嘗讀爲

邱正也左傳以皮叶多坡以皮得聲則皮初讀爲蒲波切轉而爲蒲麋耳顏延年以麤叶施麤以麤得聲則麤初讀爲陵之切轉而爲亡皆耳莫之取義日在艸中也後人乃妄加以日字臺之取義築土堅高能自勝特也後人乃訛轉爲苔音若此者未可遽以一二數姑就足下所及者而言之夫古今人不同多矣試以字文韻語觀之字自蒼頡古文變而爲籀篆又變而爲小篆又變而爲隸又變而爲楷爲草以今之草律石鼓之古文吾不知同邪異邪詩自三百篇變而爲離騷又變而爲五言又變而爲七言又變而爲近體爲小詞以今之詞律雅頌之古句吾不知同邪異邪凡古之禮樂制度後世廢易殆盡所幸存而未泯者

賴有載籍之傳焉字之音韻亦猶是也於今可見古人音考者獨賴經傳中韻語耳足下因古人之叶韻非今人之所讀遂謂古人強轉其聲何溺於今而誣古人也彭所論如此惜陸所與書無聞焉

### 龍洲魁讖

泰和古名西昌芳洲陳閣老德遵循家於東城永樂甲午

鄉試第一明年禮部會試第二廷試第一先是嘗有讖云

龍洲過縣前泰和出狀元至是楊文貞公士奇爲諭德在

南京寄二絕其一云龍洲過縣千年讖黃甲初登第一名

從此纍纍題榜首東城迎喜過西城其後六年辛丑科城

西會鶴齡舉進士第一後十八年爲宣德癸丑真定曹鼎

爲泰和典史亦進士第一文貞以爲詩讖而其初則爲芳  
洲發也至成化十四年戊戌科曾彥復爲進士第一邱文  
莊公濬時爲祭酒以其門下士也爲綵聯以迎之云江右  
賢科十回虎榜魁天下西昌文運三應龍洲過縣前蓋不  
數曹者以曹乃宦遊人故耳龍洲在縣治南三人登魁時  
亦未嘗見其過縣前也民之譌言遂成讖耳

妻救夫刑

國朝妻救夫刑蒙恩獲宥者二人永樂甲申十一月江浦  
知縣周益以罪當刑其妻楊氏訴益母老願代益死上憫  
其情特宥益成化丁酉三月河東驛丞王佇奏知州徐孚  
妖言律斬孚妻李氏奏言翁姑年老願代孚斬首抵罪奉

旨俱釋之此二婦可謂義烈而朝廷寬宥不疑真堯舜之仁也予聞洪武中給事中侯庸請代其父監生程通請代其祖永樂中舉人郭魯請代其父皆削軍伍以全其孝世猶侈爲美談而况婦人當死生之際哉可以爲難矣

### 山阜變占

成化庚子閩之長樂十八都崑由里平地突起小阜高三四尺人畜踐之輒陷鄉人聚觀以爲異明年復於其左湧起一山廣袤五丈餘占者曰女主爲男之兆武后時有此變幸其小耳時裕陵宮人萬氏冊爲貴妃最被寵幸每侍宸遊戎服男飾以從上益愛之此其應也乙巳二月丁巳四鼓泰山微震三月壬午朔四鼓大震入夜復震丙戌四

鼓復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二次有司奏聞時椒寢漸繁上有易樹意而未宣露會內臺奏言泰山震動應在東宮上大驚意遂已其驗如此

瑞夢堂

祁陽甯竑有瑞夢堂諭德王德輝

華

記之記曰成化甲午

歲當大比於時大司馬松江張公時敏方爲吾浙提學首以華與今大學士謝公於喬薦於主司其年謝公遂發解第一華獨見黜復歸讀書龍泉山中方伯祁陽甯公元善忽以書幣來聘予爲其子竑講學迺自浙抵祁陽居於梅莊書屋明年乙未謝公狀元及第公聞之以書來賀曰先生與謝君齊名於時今謝君及第此亦彙進之兆也良不

佞敢爲先生賀華閱書謂竝曰尊公此言慰余客中落莫之懷耳豈真謂余能然置書篋中初亦不念動也是夜余就寢忽夢歸吾邑如童稚時逐衆迎春東郭門外衆舁白色土牛一覆以楮蓋旌纛旛節鼓吹前導方伯昌黎杜公益之肩輿隨於後迤邐自東門入至余家迺止旣寐未解所夢質明是爲端陽前一日竝侍余晨舖因語之夢竝俯不應久已迺屈指迴輪者再作而復余曰是狀元之兆也家君之賀非誣矣余曰何居竝曰牛一元大武也春歲之首而試之期也夫狀元時亦謂春元也金色白其神爲辛牛之神丑也中之歲其以辛丑乎余曰鼓吹前導者何曰是蓋恩榮次第所謂傘蓋儀從送歸第者也余曰奚爲而

杜公隨之曰以傘蓋從者實京兆尹昔江西李公裕以方伯尹京兆是歲也京兆尹其杜公乎余聞而笑曰嘻有是哉子之言殆墮中之鹿也茲遂請爲記余曰徵而爲之其旣晚乎茲乃私識於禮經之卷末而以復余曰願先生無忘今日之言余曰諾歲丁酉余復黜於主司奔走江湖日斯邁而月斯征夢之真妄不復記憶庚子迺領薦鄉闈明年辛丑試春官得雋入奉臨軒之對果叨進士第一傳臚畢承制送予歸長安私第者又果杜公也一時湖湘章逢之士遂盛傳是夢以爲祥茲乃易扁梅莊書屋爲瑞夢堂而數書請如約爲記且曰先君之書亦庶幾知言者梅莊地靈實與聞先生之言敢固以請余惟畫之所思夜之所



夢商宗之夢見傅說思得良弼也孔子之夢見周公思行其道也近世科目之士雖以狀元及第爲榮而余之心思則未嘗及此然此夢徵於六年之後若合符節毫釐不爽豈所謂禎祥之先見者邪余自及第迄今具員侍從幾二十年曾未能如傅如周以對揚明天子之休命顧徒誇詡於一夢之榮以爲之瑞而記之亦且陋矣第以茲之請屢至益勤而夙昔之約有不能以終違者遂爲備錄顛末以塞其請且以見夫人之窮通遲速固有一定之數而不可以趨避爲也茲亦丙午貢元不願祿仕詔授散官其占是夢人稱其穎悟云

文武換易官秩

憲廟憫于少保之死賜諡立祠擢其子千戶冕爲應天府  
尹此以武秩換文也永樂中祥符張信自鄉舉積官侍郎  
與英國公張輔同族改四川都指揮僉事近則成化辛丑  
進士夏邑梅純以駙馬殷之後爲中都留守此以文秩換  
武也舉人爲武官尤多如駙馬周景之子賢中丙午鄉試  
赴禮部塲屋太后遣人畀酒食入視之及下第授指揮同  
知世亦詫以爲異

### 會試論表

會試錄洪武初惟刻序及執事與中式姓名暨三塲題目  
而已乙丑戊辰始刻文而錄不可見辛未惟傳許觀經義  
一篇其論題洪武則大德受命甲戌持心操節丁丑春秋大一

統建文庚辰永樂則治國平天下甲申禮樂明備丙戌洪範九疇己丑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壬辰大人與天地合德乙未正誼明道戊戌

經綸大經辛丑天人一理甲辰宣德則聖人之大寶丁未聖人法

天立道庚戌聖人以仁育萬民癸丑正統則聖人人倫之至丙辰

誠者聖人之本己未仁統天下之善壬戌至誠立天下之大本

乙丑舜為法於天下戊辰景泰則孟子功不在禹下辛未大舜善

與人同甲戌天順則中正仁義而主靜丁丑心妙性情之德庚辰

聖人在天子之位甲申成化則天子建中和之極丙戌孔子立

萬世常行之道己丑子授官後不能憶其餘也所擬表洪武

永樂中祥瑞稱賀為多如野蠶成繭五色卿雲之類近始

易以進書授官漸與昔異矣

援例入監

祖宗以來最重國學慎選貢徒文行兼備者積分自廣業堂升至率性堂卽得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洪武乙丑會試下第舉人與赴禮部不及試及辭乙榜不就職者皆得入監永樂初翰林庶吉士沈升建言濫預中式者近年數多宜加精選方升國學蓋亦選俊法也景泰改元詔以邊圉孔棘凡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限千人而止然不與饌餼人甚輕之成化己丑進士安邑張璠當在首甲以援例抑置二甲第一成化甲辰山西陝西大饑復令納粟入監兩閱月放回依親有告願自備薪米寄監讀書者聽尋令監生年二十五歲以上方準食糧收撥其省費如此

邱文莊以禮侍掌監事季考以南城羅玘爲首曰此解元才也取之者其惟李賓之程克勤乎是年丙午京闈果二公主文柄論題仁者與物爲體玘以無我則視天下無非我立說理旣明暢詞益奇古參以前後場俱稱遂置首選連第入史館文名震於海內於是援例之士增價矣

龍與蜘蛛鬪

西陽雜俎載蜘蛛有大如車輪者人多不信成化七年薊州盤山有大蜘蛛與龍鬪爲龍所斃野人獻其皮如車輪然乃知段氏所云不我誣也天壤間亦何所不有哉人局於見聞則陋矣盤山一名盤龍山在薊城西北二十五里高二千餘仞周百餘里其高峯曰上盤絕頂有二龍潭禱

雨輒應蓋靈境也

京官折俸

高皇帝時京官支全俸外尙多歲時賞賜正旦元夕冬至  
例賜酒米錢永樂閒營建北京乃定每歲京官之俸春夏  
折鈔秋冬則蘇木胡椒五品以上折支十之七以下則十  
之六其十之三若四米也是時鈔重物輕公私兩便宣德  
中禮書胡濙攝戶部事始請米一石折鈔二千然物日以  
重鈔日以輕軍國之需益繁折支曠數歲僅一給成化五  
年御史李瑑監內帑出納見紵絲綾羅紗褐繒布之衣袍  
衾褥以及書畫几案銅錫磁木諸器皿皆委積塵土中日  
久腐壞將歸於亡用乃請以充俸鈔制曰可以是藏吏檢

會駟僧估直枚識之聽各衙門具數委官領出分授各屬  
然自後亦數歲一行有終任弗及支者若鈔則支者日益  
罕矣

### 援溺得子

成化初高郵衛有張百戶者備漕運差使將過家料理別  
顧小舟而行渡湖風作舟覆僅獲免乃懲險從湖堤陸行  
至半途望見一覆舟浮沉波上有人踞舟背呼號求援烟  
霧中了不可辨其爲誰張心憐之呼岸傍小漁艇俾往援  
不肯則解裝出白金十星與之乃行援之至則其子也因  
候父而來遭風溺者半日出自水尙振掉不能言者久之  
稍遲則葬魚腹矣人詫爲異事豈父子天性默相感通邪

不然行旅絡繹寧無一人惻隱者而援之乃獨張邪

### 六臣忠讜

語曰日月欲明浮雲蔽之成化間儉邪雜進左道亂政然

賴有六臣焉內閣商公

輅

劉公

珣

都臺王公

恕

鄭公

時

府

丞楊公

守隨

刑曹林公

俊

忠讜格君其何傷日月之明哉

丙申七月黑眚傷人京城騷動人持兵及晝眠夜作說者

曰陰盛之狀又曰胡虜之兆旬餘無敢建言者劉公首請

開言路上嘉納之已而妖狐夜出山西妄男子侯得權詭

姓名李子龍謀入內爲逆伏誅乃開西廠靈濟宮前詔太

監汪直領官校百餘人刺事立威悉肆京官三品以上擅

自抄札內外恟恟商公疏直十罪以聞上不省劉公復疏



言東廠之設實自建立北京之初專爲緝訪謀逆妖言大  
奸大惡等事止令內臣提督若干犯法典仍下所司究治  
一時權宜因而不易今增設西廠非舊制也立廠之後事  
情紛擾於國家安危關係非小伏望革罷以安人心不避  
震怒再此申瀆上使懷恩詰責二公力辯始詔革去而商  
公遂見幾告歸太監梁芳進淫巧以蕩上心收買奇玩引  
用方術以錄呈異書爲名夤緣傳旨與官已官者輒加超  
擢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囚奴至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名曰  
傅奉官多至數千人而僧道樂工之躡其儕者又不足數  
李孜省僧繼曉尤尊顯用事妖人王臣嘗爲姦盜被楚傷  
脛號王癩子凡物經其目卽能竊去或手取人財物投水

中輒自袖出內豎王敬挾臣采藥江南橫索貨寶痛箠吏民吳越大被其害嘗覓金蜈蚣拷訊無有里胥通賄乃喜令置酒遊山酒半燧燧樹間皆此物也其幻類此至蘇州拘諸生錄妖書陸完輩忿欲擊之走匿以免敬方具奏適王公以巡撫至疏其罪惡大致激變攫取財物元寶至二千餘錠詔竄敬僂臣於市傳首江南人皆快之陝西大飢鄭公巡撫賑濟多所全活因疏利國保民五事盡誠敬以回天意明理義以杜妖妄減進貢以蘇民困息傳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上命謫貴州參政陝西人哭送若失父母傳聞至京上稍厭芳所爲癸卯冬旱百禱不應科道交章論芳上命中官袁琦傳旨今後內官傳

奉除官不問有無勅書俱復奏明白方行卽日召吏部降  
四人黜九人下六人於獄皆逃自軍囚者餘尙未斥而人  
已稱快厥明大雪人益謹謂納諫絀邪格天之應十二月  
二十八日也孜省者江西人爲吏坐贓楊公以御史巡按  
逮問充軍孜省逃至京師以待水得幸授太常丞比公還  
朝卽劾孜省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命改上林苑監  
久之擢禮部侍郎掌通政事受密訪察百官賢否書小帖  
以所賜圖書封進因譖楊公會公以應天府丞述職旣辭  
朝行矣忽中官傳旨問吏部何不黜守隨部以廉能對乃  
令具履歷揭帖明日又問吏部服闋添註之由復合奏聞  
乃調外任左遷知南寧府孜省自是引進奸黨排擯忠良

後以工部尙書伏誅僧繼曉者始以淫術欺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其術得售尊爲法王出入禁籞賜美姝十餘金寶不可勝紀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西華門外拆毀民居蓋大鎮國永昌寺大臣諫官默默林公以刑部員外郎備劾芳薦進繼曉過惡上怒下錦衣獄責三十降雲南姚州判官後府經歷吉水張兼素黻論救亦下獄貶石州尋改師宗知州乙巳正月元日星變王公爲吏書言俊黻忠直上悟傳旨俱復原職南京用而黻已卒於家矣林公今爲雲南按察副使行部至鶴慶活佛寺歲久放光男女爭施金箔卽拽而鎔之得金八百兩歸諸庫其持正此類也劉公在內閣有酒德善講經多談論不知者或目爲狂躁然實

剛介敢言默格君心後爲同官萬安劉吉所誣使邏卒嚇  
之求退卽疏致仕歸養乙巳九月也父母沒各廬墓三年  
竟得疾卒人稱其孝鄭公亦嘗廬墓有白兔馴擾之異忠  
孝大節世鮮知之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其  
諸公之謂與

簡除保舉

祖宗時君臣旦夕相見其於用人尤謹每吏部具缺或簡  
除或保舉皆公朝傳旨行之非中官所敢專也按永樂七  
年閏四月尙書趙狃傳奉聖旨方賓授兵部尙書今日便  
到任所謂簡除者此類是也宣德七年三月勅諭自今布  
政按察司及知府有缺吏部行移在京三品以上保舉吏

部審其所保果當奏聞量授一職後犯贓罪并罰舉者其績滿不及薦者會官議其賢否定黜陟正統初有言合不便者內閣楊文貞公疏謂浮薄不肖之徒畏不得薦造爲謗語欲隳壞先帝之良法冀得循資格遷轉耳於是仍舊令景泰天順以來或各薦或會舉中間歸於吏部者無幾成化二年有舉不當上意者乃命吏部專行之四年又有言其非政體者上命今後京堂四品以上吏部具缺朕自簡除方面官照正統年間保舉人疑爲中官意也御史戴用諍合吏部會同內閣或多官計議或徑自推舉從而裁斷之上曰此宗祖舊規也乃敢徇私背公妄言沮止乎於是吏科給事中沈瑤等合題謂兩京四品以上官陛下旣

親簡除矣在外方面又各保舉則吏部所司者何事宜令  
吏部遇京堂員缺會同內閣推舉若方面員缺會同三品  
以上官保舉上命吏部通查典故十二月覆題以聞上曰  
祖宗舊規如此御史給事中乃不欲朕舉行何邪中間顯  
有情弊其究治之自是不復有言旣數月薦擢者咸愜輿  
論乃知文貞之確見也然近日簡除權歸吏部薦舉惟據  
撫按皆不過循資格耳早朝後君臣不復相見故中官傳  
奉人以爲恥然則用人出於至公其必上下交而成泰乎

### 荆襄兵兆

成化乙酉天雨黑黍於襄陽掬之盈把彗星見西北隅長  
三丈餘三閱月乃沒地震屋宇搖動轟轟有聲蓋兵兆也

時北方流民聚山中凡數十萬推千斤劉爲首流劫鄧州  
官軍捕之遂糾衆反以石和尙爲謀主每戰輒勝越明年  
僭號於南漳事聞上命撫寧伯朱永爲平虜將軍總兩京  
湖廣江西四川諸路兵討之尙書白圭督其軍湖廣總兵  
李震帥土兵至會永有疾震分道進攻大破之擒千斤劉  
已而永痊擣其巢穴斬首九百餘級指揮張英誘執石和  
尙又戰於古路山獲賊子劉聰等百餘輩并軍械僞印斬  
餘孽萬餘級而還諸將爭功譖殺張英人心不平後賊黨  
李胡子反遣都御史項忠用襄人檢討張寬爲鄉導又討  
平之湖湘乃靖獻俘論功永進封侯震封興寧伯後永征  
韃虜有功又征建州進封公沒追封宣平王諡武毅功臣



異姓王者自開國六王靖難二王後僅見永爾

卜馬益

南京後府經歷卜馬益者山後人其子錫性猛悍好拳棒  
一全真道士自山西來以此藝干之館穀於家久之謂曰  
此出真勇爾吾有小術子盍觀乎卽磨鈍刀稍銛叱令斬  
府中大槐凌空而去有小刀百餘飛躍隨之所著柯葉墜  
落如雨夜經門樓仰望其楣峻甚錫戲曰先生能竦及之  
乎笑解其髮舉手拂之髮皆直豎上接屋極又登清江門  
下矚城堙望見倡家怒曰潑賤不良神明所惡我當燬其  
廬揮袖向天火從袖出煜爚徧地錫急止之言於益曰道  
士正人也問黃白術點化輒成益以爲真仙禮敬若父母

雙柳歲金卷第九  
縱其出入益妻妾多麗道士取其髮呪之夜迭從門縫奔  
其臥所苦其淫毒涕泣以告益不勝憤往守備廳白焉道  
士被逮鎖梏輒脫急塗以狗血乃囚送京師會興寧伯李  
震與參將吳經有隙經弟綬以舍人從震討劉石立功官  
至千戶汪直用爲心腹經使綬譖於直曰震嘗窩一全真  
學讖緯兵法卽其人也直信之奏下震獄削爵而誅道士  
人皆知事出益父子而震含冤無以自明

才力不及

舊制朝覲考察天下官員其沙汰之目曰老疾曰罷軟曰  
貪酷曰素行不謹凡四而已成化丁未豐城李裕爲吏部  
尙書建言謂遲鈍似軟偏執似酷二者於老疾不謹復無

所屬乃創立才力不及通前爲五朝廷以其有愛惜人材之意從之至今爲例裕以附李攷省得大用此其媚衆之術也又裕每當大選先二日於後堂中設木牌上書皇天鑒之四字與二侍郎坐定文選司官前立以缺員并選人姓名品第校量筆之於牘至期引奏畢對牘填榜更不移易且免錯誤外雖近公然品第之時實容私云凡才力不及者俱照級調簡僻衙門用然人亦無譽之者此可見天衷之公也宋立齋端儀曰攷省嘗托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報國之語以尹太宰旻不右江西人物乃叶謀擠罷而用裕代之又用計罷劉閣老翊而用泰和尹直代之起永新劉敷長臺憲擢高安黃景貳禮部而新建謝一夔安成

劉宣俱出翰林競亦附麗一夔進司空宣亞吏部物議喧  
然惟羨盱江何公喬新之介特子聞都御史王越特為汪  
直所厚旻偕卿貳欲詣直屬越為介私問越跪否越曰安  
有六卿跪人者乎越先入旻陰伺之越跪白訖叩頭出比  
見直旻先跪諸人皆跪直大悅越尤旻旻曰吾自見人跪  
來特效之耳由此言之旻未為賢也

名畫古器

純皇好玩名畫古器南京西華門舊有二黑漆圓櫝振之  
則中空有聲蓋國初巨室之籍入者以不可啓視故棄於  
此守閫小內使張本穴而窺之則畫幅存焉一為王維傳  
色山水約三丈餘一為蘇漢臣所繪宋高宗瑞應圖本以

王晝送安寧蘇晝送黃賜皆太監坐廠守備者未幾寧死  
賜攫得之併以獻上賞賚頗多益加寵任甲辰二月宿州  
農夫墾田遇古墓獲鏡及燈臺各一磨鏡照之見墓中人  
僵臥猶帶弓矢驚駭扑之於地又見農家室戶男女宛然  
以爲恠物擲之不復顧獨攜燈臺鬻於富室且談及鏡事  
其夜燈臺發光如晝富室以獻於官時四川崇慶州舉人  
萬本知州事得之大喜寄饋其叔祖萬閣老安遺書亦道  
及鏡事安欲併得鏡以獻上乃移書索之甚亟本遂逮繫  
農夫追索了不可得繫獄三年安去位始獲釋

### 東海二僊

北人劉勛爲予言東海近出二僊其一卽張三丰遼東義

州人張仲安第五子本名君實字全一元元其別字也自號保和容忍三丰子元末居寶雞金臺觀辭世留頌而逝民人楊軌山爲棺殮臨窆發視之復生乃入蜀抵秦居武當遊襄鄧往來長安歷隴岷甘肅永樂中遣都給事中胡濙道錄任一愚岷州衛指揮楊永吉訪求未獲天順末或隱或見上聞之封通微顯化真人後往來鶴鳴山半年迄今不知蹤跡其詠揚州瓊花蓋自况也其一濟南海上老人初不知其姓字髮如銀絲顏如渥赭雙目澄澈左手常握而不開日進生果三枚水一勺而已洪武壬午過濟永樂閒復至成化乙巳濟南衛指揮朱顯奏聞有王姓者傳聞五世祖學道海上得仙上召見之賜姓名王士能問其

年平陳友諒之歲也百二十三年矣貌如四五十許自言平生惟不食肉不近女不爭氣而已或曰宏治辛亥羽化之日今東宮誕辰也予不敢信漫識之

### 虎臣進諫

鳳翔之麟遊有虎臣者慷慨有氣節成化末貢入太學適聞萬歲山架棕棚以備登眺臣上疏極諫憲廟奇之祭酒費闇不知也懼其賈禍乃會六堂鳴鼓聲罪鐵索鎖項以待俄有官校宣臣至左順門中官傳溫旨勞之曰爾言是也棕棚卽拆卸矣命銓選時吏部予臣七品正官闇聞而大慚臣名遂播天下後知雲南鄂嘉縣卒於官楚雄姚鵬哭之以詩曰獻策當年爲國憂至今浩氣貫皇州只期事

業垂千古豈料形骸付一邱青史有名書虎氏錦衣無復  
耀麟遊蒼天不管忠良士空使窮荒草木愁

道具體用

巡撫朱都憲

英

與方伯彭鳳儀

韶

薦白沙陳公甫於朝部

檄至彭公作序送行曰聖人之道體用具而已孔子論士  
以行已有恥使命不辱爲先修孝弟謹言行者次之大學  
言明德而必及新民中庸語率性而必及修道西銘父乾  
母坤乃至民胞物與蓋合內外之道該本末之事未嘗偏  
主獨勝以爲是而學旣成矣人不吾知囂囂若將終身焉  
苟知而求我則起而從之推所有以及物以經濟顯揚爲  
務未嘗狹視斯世而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亦未嘗厚誣



吾民而曰轉漸澆訛也於是遂應君命陳力就列不出位  
不曠官若遭時行志則如傳說武侯伊川魯齋其人揭正  
義於中天振斯文於來裔其烈亦盛矣或事與時違則見  
幾而作引身以退而亦不忍歸曲上下求以吾譽焉夫用  
心至於如是非德充學盛量洪識遠豈能爲此大全之學  
哉新會陳公甫先生隱學三十年餘矣巡撫大臣賢之薦  
於朝下所司勸駕先生徐白於母忻然命之行噫此斯文  
正氣之一幾茲行其必有合哉一時注想何異神明先生  
亦必有以處之矣韶忝相知於其行也贈以詩曰大道本  
無外此學奚支離人已彼此間本末一貫之是以古人心  
包徧無遺遺卷舒初不滯動止在隨時白沙陳夫子抱道

眞絕奇林閒三十載於學無不窺術周材亦足知崇禮愈  
卑珠玉雖固閼山水自含輝聲名滿四海薦牘遂交馳一  
朝徵書至八十慈顏嬉有司勸就道束書敢遲遲積誠動  
天聽納牖契神機治化淳以洽轉移良在茲及彭公疏梁  
芳有弟擾鄉忤旨調貴州公甫書贈言曰忘我而我大不  
求勝物而物莫能撓孟子云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山林朝  
市一也死生常變一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一也而無以  
動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於外不累於耳目不累  
於一切鳶飛魚躍其機在我知此者謂之善學不知此者  
雖學無益也二公之意蓋以體用交相勸勉者如此

獎賢文

吾廣方伯陳克庵士賢

選

嘗作獎賢文曰保民以固邦本

者臣之忠教子以盡臣節者母之賢賢母忠臣國家之所  
褒嘉方伯連帥之宜獎予也廣東市舶太監韋眷招集無  
賴黽僧數百十人分布郡邑專魚鹽之利又私與海外諸  
番相貿易金繒寶玉犀象珍玩之積鄙塢不如也然猶奮  
其威詐漁獵民財無厭銜寃者莫敢訴持祿者莫敢問官  
府所鞭撻者囹圄所繫者皆種禾撈蜆之民耳由是嶺表  
之民不蒙至治之澤而諸司懾其威甘遂其非非惟莫敢  
問又從而助其虐番禺令高瑤獨毅然不與爲之屈民有  
遭其荼毒者力捍禦之若衛赤子謂非保民以固邦本之  
忠臣不可也且聞其母賢恆勵瑤以忠孝大節古人有言

非是母不生是子信然哉予承方伯之乏於是命廣人作  
戲綵圖貽之以示獎予也噫斯舉也豈爲高氏母子哉爲  
國家也爲嶺表之民也爲食祿者勸也克庵雅尙澹泊無  
異韋布每食飯一盂韭數根或雞子半枚而已凡事涉風  
教必捐俸爲之日使瞽者振木鐸以徇道路置深衣幅巾  
擇耆民有德者予之使教子弟聽訟不事刑扑隸人惟令  
業巾網於左右以閑其心與訟者約自持一票詣被告家  
使自出詣官罔不從者民化其德皆不忍欺瑤字庭堅閩  
人丙子鄉貢涖政廉公有威縣左有韋眷所創寺僧不敢  
杵鐘眷問其故曰畏高正衙耳及盤眷私貨歸縣庫以身  
當之克庵稱爲古循吏及克庵奏眷不法反被誣就逮瑤

亦落職束書數筴戴平頭巾飄然去士民擁道涕泣交送  
之者幾千人

雙槐歲鈔卷第九

皇朝通志卷之九

2

詩遊千人

高郵宋符迪其姦平腹山惡然夫亡元味法此

雙槐歲鈔卷第十

嶺南遺書

香山 黃 瑜 廷美撰

孝穆誕聖

萬貴妃始爲宮人司東駕盥櫛諳智善媚旣顓寵居昭德宮太監段英掌其宮事與其兄弟子姪萬通萬喜萬達輩威福赫奕大學士萬安認爲同族與劉吉皆附之朝士無恥希進者羣趨其門成化戊子九月彗星見掃三台彭文憲公時在內閣乞歸不允因疏請修省謂外廷大政固所當先而宮中根本尤爲至急凡女子年過四十則無子雖有所生亦多不育諺云子出多母今宮嬪數多宜生子亦衆然數年無一生育者必愛有所專其所專者必過生育

之期故也伏望舍其舊而新是圖務正名分均恩愛以廣  
繼嗣爲宗社大計則人心安而災異息矣又言黜陟人材  
宜斷自宸衷不可專委臣下上優詔答之己丑九月幸昭  
德宮時皇妣紀氏在御妻之列既有娠萬氏知之百方苦  
楚胎竟不墮上命出居安樂堂托言病痞庚寅七月己卯  
朏今聖上皇帝誕焉皇妣乳少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餌  
哺之彌月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以未奉命不敢剪剃  
胎髮辛卯十一月悼恭太子祐極正位東宮已而薨於痘  
禁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上心甚念之然慮爲萬氏所忌  
乙未五月張敏厚結段英乘萬氏喜時進言萬氏許之上  
卽召見髮已覆額矣天性感通相持泣下動容出語矩度



不凡上撫之大喜萬氏具服進賀遂令內閣擬名至再上親名之送仁壽宮撫育中外聞之胥悅皇妣受萬氏觴有疾徙居西內永壽宮六月戊寅朔文武大臣請建元良甲申奏上命待皇子稍長行之是月乙巳皇妣薨追封淑妃京師藉藉謂薨於鳩也十一月始立今上爲皇太子及登大寶追尊皇妣諡曰孝穆皇太后縣丞徐瑱請究皇妣薨逝之由當時診視太醫院使方賢治中吳衡俱宜逮治萬安劉吉力請已之惟訪求皇妣親屬之在廣西者未幾猺尙有紀姓者詐冒皇舅有司信之遂以上聞其後敗露守巡官保奏者皆黜吾鄉黃僉憲鑰亦其一也旣而用內庭言皇妣本出李氏宏治庚戌九月降制封聖母之父李公

爲慶元伯母唐氏爲伯夫人命有司建祠於桂林城南春  
秋祭享張敏家本福建同安成化末年卒其弟苗以承差  
廕中書舍人不三載遷至南京通政使贈其祖益初如己  
官父太常又以兄敏功贈錦衣千戶而苗子定庚戌登進  
士第或曰內侍潘真嘗與人言皇妣諱妙善入宮時誤報  
李爲紀故二姓族類難究上孝思追悼不已念吳后保抱  
恩命宮中進膳如母后禮復其姪官爲錦衣百戶

### 進御當夕

進御之禮據註疏天子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  
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三人當一夕后當  
一夕望前卑者先尊者後望後乃反之凡十五日而編諸

侯兩兩而御姪娣六人當三夕二媵當一夕夫人專一夕  
凡五日而徧至六日還從夫人如后法孤卿大夫有妾者  
二妾當一夕內子專一夕士有妾者但不得專夕而已妻  
則專夕故內則曰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然詩小星註凡  
妾御於君不當夕三禮義宗曰進御天子者十五日而徧  
自下而上象月初生法陰道也晦明是其所忌故人君不  
以月晦及望御於內晦者陰滅望者爭明故春秋傳曰晦  
淫惑疾明淫心疾夫妾御與后並皆當夕旣與詩背除去  
望晦則十五日不得而徧后以尊在後遇望反不當夕矣  
腐儒陋見所以啓後世嬖妾顛寵之端也子謂一日之間  
有朝有晝有夕有夜夕謂日入星未出時人君修令而退

王后每夕皆進於王所以正內治故妾進御俟夜不敢當夕小星詩曰肅肅宵征夙夜在公謂夜見星而往夙見星而還也后五日一休一嬪與其御進又五日一休一嬪與其御進凡四十有五日而九嬪畢見故周禮九嬪掌以時御敘於王所女御掌御敘於王之燕寢者此也夫人坐論婦禮在漿人則致飲掌客則致禮世婦惟掌喪祭賓客之事蓋先世女御之老而無子者爲后六宮官屬故王制曰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則以先世臣妾在所當敬故也是進御者嬪與御而已夫人世婦不與可知矣自諸侯大夫以下雖妾媵有多寡然皆用五日之制故內則曰妾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者此也詳見羅鄂州集中

御製靜中吟

守成之君顛冥於崇高富貴者固不足言然亦有殷憂多  
難不能啓聖興邦發爲詞章萎靡不振唐睿宗送司馬子  
微還天台詩云紫府求賢士清溪祖逸人江湖與城闕異  
跡且殊倫間有幽棲者居然厭俗塵林泉先得性芝桂欲  
調神地道踰嵇嶺天台接海濱音徽從此間萬古一芳春  
宣宗避地有爽溪樓詩云殿閣連雲接爽溪鐘聲還與鼓  
聲齊長安若問江南事報道風光在水西宋高宗中和堂  
詩云六龍轉淮海萬騎臨吳津王者本無外駕言蘇遠民  
瞻彼草木秀感此瘡痍新登堂望嵇山懷哉夏禹勤神功  
旣盛大後世蒙其仁願同越勾踐焦思先吾身艱難務遵

養聖賢有屈伸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蠡臣三詩俱有石刻  
絕句則元周伯琦爲僧克新書之者夫睿宗隗於武曌而  
役志幽栖宣宗窘於會昌而留連光景高宗憊於強虜而  
自比勾踐皆志不足以帥氣氣不足以配道故爾嘗莊誦  
今聖上御製靜中吟曰習靜調元養此身此身無恙卽天  
眞周家八百延光祚社稷安危在得人是時召學士張元  
禎進講太極圖契於皇心見於皇言深符主靜立極純心  
用賢之說蓋不徒聞見之知而已詞氣渾噩太極同體豈  
彼三君庸瑣之作所可望哉

午朝奏事

春秋傳曰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今之

早朝朝也午朝晝也晚朝夕也夜乃卽安祖宗勤政之典如此景泰中午朝許大臣造膝奏事面決可否卽施行之若陳循王文欲殺考官高文義公力疾造朝口奏曰少保臣高穀有事門上說卽召對議行是也宏治庚戌彗見天津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刑部右侍郎彭韶疏言臣獲隨午朝竊念日奏尋常起數於事無補願自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吏部有大陞除禮部有大災異戶部兵部有緊急錢糧邊報工部法司有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令先期開具奏乞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事當會議者就於御前公同計議事體既定口奏取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若事體重大一時難決者聽各官先行博議於下候至

朝時再議奏行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而羣臣邪正亦自可見有事則行不分寒暑無事則止勿勞聖駕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羣臣興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自可次第張弛矣其言與晝以訪問合上嘉納之

謫仙亭

鄒吉士汝愚智謫雷州石城千戶所吏目道吾廣有司留

館坡山士民爭先謁焉其同年蒼梧吳獻臣廷舉尹順德

令邑民李煥於古樓村建亭居之扁曰謫仙其父來視責

以不能祿養箠之泣受而不辭宏治辛亥十月卒獻臣往

治其喪適方伯東山劉公大夏至邑不暇出迎廉知其故



反加禮待共資卹還其喪獻臣自是知名白沙陳公甫追  
次汝愚詩曰遷客一亭遺海濱當時誰號謫仙人花汀柳  
市無疆界盡是乾坤一樣春獻臣和曰浮雲浩浩南海濱  
落月獨照窮愁人狼籍幾株桃李盡謫仙亭上可憐春趙

進士

璜

曰挂頰孤亭野水濱聞壺風月謫仙人而今只有

殘鷓在啼老東溟二月春蔣知縣

昇

曰謫仙亭子海之濱

仙去亭空月傍人二十四番花落盡一杯誰共送殘春汝  
愚四川合州人秀偉聰悟弱冠領解首丁未連第入翰林  
其年十月丙子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  
地蜿蜒如龍朝宁之間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  
適詔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有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

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汝愚疏言正天下之衙門當  
自內閣始以利弊言之莫利於君子莫弊於小人少師萬  
安恃權怙寵殊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  
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姦怙無廉恥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尙  
書致仕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尙書致仕王竑秉  
節剛勁可寢大姦巡撫直隸右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  
決大疑皆君子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  
自哉宦官陰主之也陛下法太祖以待宦官法太宗以任  
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夫豈  
不知刑臣之不可弄天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守者正  
心之功未知講也早朝之後深居法宮此心之發一如事

天之時則天下幸甚疏上不報宏治己酉御史湯鼐坐事  
連及遂下錦衣獄議坐大辟刑部侍郎彭公韶辭疾不爲  
判案始獲免謫死時年二十六

### 湯李白相標榜

初萬安子翼第進士官至侍郎翼子宏璧丁未復倖雋其  
同年麻城李文祥有才學名將奉大對安欲托以孫因許  
及第文祥以正對乃使宏璧延諸別館致款屬題畫鳩文  
祥卽奮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  
安銜之文祥每見沉浮世事者輒叱且詈上登極御史湯  
鼐等交章薦起三原王公恕爲吏部尙書公素禮重風義  
之士文祥及鄒智十餘人與鼐往來高自標榜謂鼐爲先

鋒文祥爲大將餘不能紀適詔開言路文祥上新政疏請  
一權立法進賢黜奸廣言納諫語過切直召詣左順門中  
官傳詰中興再造等語以爲不祥從容辯對而出旣而得  
旨俾佐劇縣遂補咸寧丞時王公茲已沒三原因論薦召  
彭公韶爲刑部侍郎彙以印馬詣內閣會勅安與劉吉尹  
直謂曰近日詔書裏面不欲開言路吾輩扶持言官增之  
耳彙卽以其語劾奏之數日召彙入諸中官示以疏已留  
中彙大言疏不出將併劾諸中官諸中官稍匿彙昂然遂  
出益肆志自負多以疏草示人又劾都御史馬文升等復  
聲言將劾三原已而安直皆免彙與文祥等日夜酣呼以  
爲君子進小人退雖劉吉尙在不足忌也一時直聲震播

海內吉使門客徐鵬昭御史魏璋以利使伺龜家壽州知州劉概與書言嘗夢一叟牽牛將入水龜引之而上牛近國姓此國勢瀕危賴龜復安之兆也因餽白金爲壽龜大喜出書示客璋以此劾之草奏以陳景隆爲首詔捕龜及概下詔獄文升時掌都察院欲坐妖言律斬三原力救之乃謫戍甘肅大理丞缺吉欲用璋三原不從璋竟外補尋奏召文祥還授職方主事居十八日中書舍人長安吉人以言下獄乃有媒孽文祥妄議朝政者於是被逮成獄下法司擬罪當死會有密解之者乃從輕降興隆衛經歷既抵任進表南還大雪中行數百里至商河城曲河冰陷溺死時年三十龜後數年始釋放爲民

劉繇花

奪情起復自天順初給事中喬毅奏革後有李文達羅一  
峯論之得謫成化庚子內閣劉吉丁外艱詔賚以羊酒寶  
鈔起復視事如故吉三上疏辭托貴戚萬喜得不允陳編  
修音上書勸其力辭吉不答人無敢言者吉每談笑對客  
殊無戚容丁未今聖上新政科道交糾萬安尹直以次罷  
遣吉獨不動倚任尤專慮科道言之乃傾身阿結昏夜欵  
門斬免彈劾建言欲超遷科道待以不次之位會詔量才  
舉用廢滯吉特爲奏陞者原任給事中賀欽御史強珍輩  
十人部屬惟員外林俊一人而已時吏部已次第擬用而  
吉爲此者媚衆也凡科道爲聖情採納者悉謂由己自是

人無復有言之者矣宏治改元風雹發自天壽山毀瓦傷物震驚陵寢上戒諭羣臣修省遣官祭告於是左春坊庶子兼翰林侍讀張昇疏言應天之實當以輔導之臣爲先今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以奸邪尙在樞機之地故也因數吉十罪且謂李林甫之蜜口劔腹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爲一其患可勝道哉伏望陛下奮發乾剛消此陰慝拿送法司明正其罪則人心悅而天意回矣科道交章劾昇指爲輕薄小人上命謫昇南京工部員外郎其同鄉何喬新贈以詩曰鄉邦交誼最相親忍向離筵勸酒頻抗疏但求裨聖治論思端不忝儒臣自憐石介非狂士任詆西山是小人暫別鑿坡非遠謫莫將辭賦弔靈均由是人

日吉爲劉縣花以其耐彈也吉聞而大怒或告以出自監  
中一老舉人善詆諸者吉奏允舉人監生三次不中者不  
許會試其擅威福如此辛亥九月上命撰皇親誥券吉稽  
遲俟賄始惡之使中書至吉家勒令致仕吉疏上卽允猶  
令有司月給米五石歲撥人夫八名降勅護之還鄉頻行  
京城人攔街指曰唉縣花去矣昇尋被召擢少詹事而舉  
人會試亦除禁限

牛生麟

沈約宋書符瑞志以麒麟爲首效周書王會解凡彙皆訓  
釋之至曰玉女天賜妾也則物魁亦與焉鄙倍甚矣予謂  
諸福之物當以六籍所載者爲先文宣朝祥瑞無間遠邇



永樂甲申八月騶虞出周郊二虎隨之甲午榜葛刺國乙未麻林國俱貢麒麟宣德己酉來安縣石固山獲騶虞二是關雎鵲巢之應畢備於一時也癸丑閏八月編修許彬進麒麟獅子福祿元虎四祥詩福祿番人本名福俚狀如騾其文白黑相錯勻瑩可觀乃王會所無者獅子本非瑞應日食牛羊百夫扛之大爲民害成化戊戌西夷扣嘉峪關來獻御史徐綱按甘肅令守關者勿納疏上不從蓋不明言其匪瑞故也又有馬哈者如羊而純黑頭有雙角其長過腰駝雞者高七尺玉翮元翎而金距豈王會所謂輝玃文翰之屬邪如發令以六籍所載四靈之外無得有獻則外夷無所售其奸矣以予所聞成化甲辰泗州牛生一

麟恠而殺之人見其足如馬蹄黃毛中肉鱗隱起如半錢  
然同時武陵田家牛亦生麟頭尾及足皆牛但徧身生鱗  
鱗縫中綠毛茸茸然纖秀方出胎見鐵坎倚壁卽往嚙食  
家人擊殺之其皮見存常德府庫宏治辛亥蒲圻白水村  
鄧榮家牛又生麟大率類武陵者不食而死故荆吳間人  
言牛在水澤雲霧逢起卽有龍與交因有此異由此言之  
奇祥極瑞中國所自有第在人知而豢之耳雖絕外夷之  
貢可也

### 籌邊翊治策

吏科給事中閩人林粹夫

廷玉

父芝司訓信宜母沒留葬

焉及父遷韓府紀善占籍平涼遂領陝西解首連第進士

以葬魯都憲使吾廣因趨信宜訪得母墓慟哭祭之欲負骨以歸陳白沙止之有與皇華共載之句乃圖山形而去其至廣西也詢知狼兵勇悍皆由土官養以威福信將出征籍其姓名椎牛醢酒使縱一日之歡及師還則譴責其無功退縮者削其田產以賞有功併調陣亡之家所獲頭畜金帛盡許入己故遇敵奮勇所向皆捷比在諫垣宏治改元六月虜犯大同宣府詔鎮守等官各陳所見粹夫上籌邊翊治十策明賞罰以振軍旅禁暴掠以安黎庶革宿弊以清吏治預處置以成人才表忠良以垂世教慎師儒以敦化本肅禮儀以廣敬畏普惠澤以恤困窮舉遺才以昭激勸究元惡以示鑒戒大意言虜寇犯邊之時間有驍

勇軍士斬獲首級則冒爲己功或與所私奪回頭畜則盡數入官追併拷打其陣亡者失律避罪俱報病死且不賙復其家使其父母妻子至於困餒故得功者徒爲癡人陣亡者空作冤鬼惟狡滑奔逃乃得兩全無害似此賞罰不明誰肯輸命效死以邊將受閫外重托而反土官不如此臣所以三嘆息也自今恩義以培養於平日威信以振起於臨時毋奪士卒之功毋匿陣亡之報重退縮之禁恤死難之家其奪回頭畜財物以十分爲率有主者四分償勞六分給付其無主者並聽軍士入己庶幾賞罰明而軍威振矣王師所過紀律不嚴致令軍士搶掠以充盤費亦有將帥生事百端擾索近聞天花菜一斤價銀三兩其餘可

知宜禁戢軍士暴掠供應毋恣科斂則邊人蒙福當不貲  
矣內治之脩在用人材明賞罰且如逋逃僧繼曉奸吏李  
孜省方士鄧常恩趙玉芝輩姦黨勢焰傾動一時皇上洞  
燭其奸首行斥逐然孜省下獄當矣而繼曉遺漏不追家  
貲鉅萬日擁美姬以自娛玉芝謫戍宜矣而其冒濫葬祭  
父母墳塋輝煌如故非所以昭法戒也乞勅法司擒械繼  
曉明正其罪仍行巡按平毀墳塋則將來姦宄知所懲矣  
上悉行其言命錦衣官校逮繼曉戮於市天下快之

### 劉王疑冢

南漢劉隱僭據廣州傳四世皆昏虐多立疑冢以虞發掘  
今北郭外有之宏治壬子子覓壽藏白雲之麓有攜磚來

售者方二尺厚五寸上有篆識曰景定辛酉預備磚尋又有售碗碟盤盂者其色黑而潤若饒磁然詢其所由來曰得諸劉王冢往觀藏處實大墓也然景定乃宋理宗年號其非南漢物明矣廖山人飛卿雲翼居西城外荔枝灣犁田得長刀其銛已盡而嵌銀文彩如繡猶新豈當時昌華苑之遺物與又北十里多磬石亦指爲劉王冢發之惟水涓滴而已蓋所謂明月峽玉液池也予詠西城古蹟云江水東流西日斜劉郎綦蹟尙天涯昌華苑外裙腰草玉液池邊鼓吹蛙隔隴牛羊聞牧笛遶林烟火見樵家當年翠輦曾遊地留與東風長稻花

天地神化

橫渠曰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

自註云兩在故不測

兩故化

自註云推行於

一蓋天包地外而氣行乎地中只一物爾在陰在陽消長

進退於無窮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謂陰陽不測者也

一陰一陽化生萬物雖是兩體要之只是推行此一物耳

所謂為物不貳者也人測天地之化因陰陽兩在而知其

神不特圭臬景晷律琯葭灰而已漢志曰天子陳八音聽

樂均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鐘通土灰輕而衡

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

此即周官大合樂分陰陽之遺法也以聲召氣故神祇可

得而禮執是以為南北郊則誤矣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也

其氣天地之塞也飲食暖於心既久而達於四肢此可以

體天地之化刺割抑搔纔及於膚而心卽悟此可以體天地之神又何待外求哉

### 名字稱呼

文質迭爲盛衰觀於名字稱呼亦自可見漢孔安國唐郭子儀皆以名爲字逮宋鮮矣我朝淳風超出漢唐洪武至天順登科錄多有之成化己丑進士曹時中字時中張禎叔字禎叔廖德徵字德徵此後始罕見耳惟吉水彭氏兄弟敬占道術教以主一用二貴三崇四敷五爲字人甚異之又有張用也孫繼兮則新奇甚矣書簡稱人以閣下明公自稱不過侍生而已足下友生又其常者方韓都憲之涖兩廣也首斬一指揮以令衆藩臬謁見卽行跪禮旣平



大藤峽其威張甚然吾郡吳太守中聘教授王文鳳脩郡志公聞之以所得書簡附入惟曰賀都御史韓雍平兩廣書其中大司馬王公稱竑拜書復都憲永熙知己閣下大宗伯姚公稱夔頓首都堂永熙年兄閣下少司徒薛公稱遠百拜奉書永熙都憲年兄行臺邢太守稱侍生宥百拜奉書都堂先生執事順德錢大尹稱鄉生溥端肅奉復總督巡撫都堂閣下按薛邢皆瓊州人錢又屬吏未嘗有所諂也相去未久乃有治生晚生與門下臺下諸稱平交或號而不字官尊齒邵則繫以翁或稱老先生不一而足豈亦文盛之會哉

給由賑濟

吏部舊例凡在外官員考滿給由至部必察其行能審其  
年貌從公考覈稱職平常及不稱職以憑黜陟惟雲貴軍  
職首領遠者及驛遞等官在外者各赴本布政司南直隸  
者赴南京吏部北直隸者亦赴本部成化甲辰預備饑荒  
始令被災所在三年六年考滿官員四品納米六十石五  
品五十石六七品四十石八九品三十石雜職二十五石  
俱聽巡撫官撥缺糧倉分納完回任管事免其赴部惟造  
完須知功蹟牌冊并通關差人繳部而已宏治庚戌三月  
三原公會題畧謂各官廩祿有限而雜職之俸尤微苟非  
取於公必至剝於下貪惰之風由茲而起考課之法廢格  
不行中間雖有老懦貪酷無從辨驗是非臧否混於一途

矣今後遇有災傷所在缺米賑濟許令有司措置其考滿者俱要赴部給由照例考覈上從之予按舊制給由者條陳本處民情吏病自行具奏於鴻臚寺引見之日徑赴進呈永樂初元江西左參議孫浩廣東副使鄒佑考滿給由違此遂蒙拿問最宜復也宜革者既革而宜復者不復何哉

### 瀋陽雞異

河間瀋陽中屯衛前千戶胡泰母死已十年父亦再娶宏治己酉泰夢亡母告曰我已托生爲雌雞毛色黪黃明日當爲某屯軍贄儀至則好收養之明日泰偶出果有荷米食及鷄至者卽欲烹雞餉之雞人言曰毋烹我且待泰兒

回家人大驚異及泰回繞身喃喃敘及家事泰告父以夢  
徵乃畜不殺後益作孽飛啄後妻面首且自矜存時幹創  
艱難今家業日耗皆夫縱後妻之故詎罵不已遠近聞之  
借觀者衆泰拒不納無何後妻逐入炕下撲殺之考諸五  
行志近鷄禍也

木蘭復見

南京淮清橋女子黃善聰者年十二失母有姊已嫁人矣  
父販線香爲業往來廬鳳間憐其幼且無母又不可寄食  
於姊乃令爲男子飾攜之旅遊者數年父死詭姓名爲張  
勝有李英者亦販線香自故鄉來不知其女也因結爲火  
伴與同寢食者踰年恆稱疾不脫衣襪溲溺必以夜宏治

辛亥正月與英偕還南京已年二十矣突然峩巾往見其姊姊謂我本無弟惟小妹隨父在外爾胡爲來乃笑曰我卽善聰也泣語之故姊惡之曰男女同處何以自明汝辱我家矣因拒不納善聰不勝其憤謂曰妹此身却要分明苟有污玷死未晚也姊呼穩婆視之果處子始返初服越三日英來候善聰出見英大驚愕歸怏怏如有所失飲食頓減英母憂之以英猶未娶乃求婚焉善聰執不從曰此身若竟歸英人其謂我何所親與鄰里交勸則涕泣詬之事聞三廠勒爲夫婦且助其奩具成婚之日人有歌之者以爲木蘭復見於今日云予按女易男飾後返初服者南齊時有東陽婁逞五代時有臨卽黃崇嘏國初蜀有韓貞

雙柳歲餘卷第十  
女蓋不獨善聰也

長幼禮嚴

中原西北士大夫長幼之禮甚嚴年長者每呼姓名飲酒  
獻酬幼者必跪初不計貴賤也山西雍憲副世隆泰性氣  
廉厲凜不可犯既貴便道過家往訪同窻舊友王生時生  
已棄士業農矣遇諸途謂曰雍泰乃念貧賤之交乎倘不  
棄予約期訪汝韋曲泰敬諾而歸至期冠帶以俟生布衣  
毳毳背隻雞持瓢酒至據正席而坐泰以兄事之與飲必  
跪生亦直受之不辭泰後爲都憲巡撫宣府風度稜峻參  
將李傑來見不與爲禮傑頗不法卽數其罪呼左右縛傑  
使跪庭下大棍撻之三十坐是罷官其宦轍所至輒有遺

愛人謂與華岳爭高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  
不畏疆禦足以當之矣秦陝西咸寧人

聖賢後裔

宣聖五傳曰順者魏封魯文信君又二傳曰鮒者秦封魯  
國文通君其後侯于漢進封公唐襲封文宣公宋南渡改  
衍聖公金又增世襲曲阜令元因之我朝洪武初詔並如  
舊制仍免孔氏差發仁廟賜衍聖公甲第於東華門北景  
帝賜三臺銀印玉帶麒麟襲衣皆前所未有也永樂丙戌  
試乙榜舉人賜冠帶太學讀書以孔諤聖人後授春坊左  
中允景泰甲戌會試中式孔公恂聞母喪上知之命翰林  
給紙筆俾就殿試賜進士出身服闋授禮科給事中後擢

少詹事兼左諭德輔憲廟於東宮正統初浙江僉事彭貫  
奏宋衍聖公孔端友從高宗南渡留居衢州遺祭田五頃  
當給賜詔如所請宏治癸丑用守臣言端友遠孫彥繩嫡  
派也命爲翰林五經博士世襲主衢廟祀先是景泰辛未  
擇顏子之後希惠孟子之後希文授翰林世襲五經博士  
誠意伯劉基七世孫祿官亦如之僉謂不類宏治壬子上  
念開國功臣六王惟中山黔寧子孫世公而開平岐陽寧  
河東甌皆爲編氓乃徵其裔孫常復李璿鄧炳湯紹宗並  
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禮科給事中吳仕偉言誠意伯後  
不當爲博士於是錄基九世孫瑜爲處州衛世襲指揮使  
聖賢後裔自此不混於功臣矣



裴周二大魁

唐高鍇爲禮部侍郎知貢舉唐書稱其頗得才實然撫言載裴思謙自攜仇士良一緘入貢院易紫衣趨至階下白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鍇接之書中與求巍峩思謙曰卑吏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鍇俯首良久曰然則畧要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也鍇不得已從之洪容齋謂鍇狗凶璫意以爲舉首史謂才實恐不然也宋理宗開慶元年太平州人周震炎附丁大全及省試得雋大全竊御題示之卽豫構數千言大全力薦遂擢第一旣唱名大全進賀曰此太平狀元也上大悅公卿向嘗見其在大全私第執役如奴隸物議喧駭而不敢言是

年大全敗追奪震炎恩例降名五甲二大魁倖進乃爾亦可歎哉或謂國朝吉安人當路曾棨等三人及第出吉安福建人當路林震等三人及第皆出福建恐亦氣機所孚非徇私也然成化甲辰宏治庚戌首大對者皆行不逮文追降之制似亦宜復

### 何孝子

何孝子子完

字新

惠之博羅人少失父事母至孝有傳其

事者可異焉其詞曰宇新母死貧不能葬鄉人感其行無遠邇爭賻之發引致奠至七十餘筵遇積雨不止及輜車屆道隨在輒晴雨若爲之迂避者旣葬縛草廬墓側夜有虎蹲其門宇新祝曰罪惡之人孤哀萬死盡蚤食我毋徒

相怖穴壁覘之二虎左右馴如也迨曉散去夜輒復至每  
浹旬則易二新者猶瓜代然宇新忽得危疾鄉人舁歸治  
之其家在城市虎亦尾之去疾愈還墓則虎又來遂視之  
若素豢者家無應役三尺之童畜一黃犬每三五日輒候  
墓所每有所需卽書片紙繫其頸家人見之具備繫使負  
還似此孝感不一士庶百餘人白其事於藩司及具奏有  
旨旌其門後宇新第鄉貢入南監蘇人錢士宏者與之友  
善見其近體衣尙結衰絞帶牢不可解以示終身之喪云  
宇新嘗求李西涯諸名公爲作廬墓詩陳白沙封其卷題  
詩有直從天地閉三冬之句惜其自禿也近聞吉水羅孝  
子<sup>瑋</sup>居母喪廬墓螺子山下亦有馴虎狎犬之異與宇新

事頗相類

進士教職長史

進士教職授長史皆窮途也然有自窮轉達者洪武庚戌  
仁和儒士俞友仁領薦辛亥取會元賜第在三甲筮仕丞  
長山辭不能吏改襄陽教諭後調諸城而終錢塘王儀之  
羽年十九領首薦辛未進士歷儀制郎中陞太常少卿乞  
歸改掌教餘杭卒永樂乙未進士第二人李貞第三人陳  
景著皆久於編修乞便養貞得高州教授景著得福州教  
授俱不遷而沒宏治庚戌進士無錫楊文達作縣教授金  
華今陞南監丞矣其達可量邪授長史者永樂甲申進士  
第三人周孟簡自詹事府丞擢襄府周忱自刑部主事擢

越府天順庚辰德王出閣選進士楊完劉誠雷霖屈祥授翰林檢討俾侍講讀已而完祥擢德府誠擢秀府孟簡終於長史成化己丑李昊亦授檢討擢忻府其後越秀忻三王早世無子國除忱改工部侍郎誠改寧國同知陞湖廣參議昊改南禮科擢浙江參議獨霖擢副使提學山西其不可料如此宏治庚戌興王出閣選檢討進士何洽楊鐸劉溥徐滋得與而滋輒憤闕吏部併洽等皆奏黜之而別銓其同年前列者張景明袁宗臯爲左右長史遂不敢辭宗臯吾廣方伯凱之子也

### 哈密

哈密在西北大磧之外本古伊吾廬乃蒙古回回雜處之

國也地居平川城周四里開二門其東有溪西北流爲鹹鹵間有楸杏農耕惟麥及豌豆二種其北天山與瓦刺相界西接火州爲諸胡要路唐置伊州至元有肅王忽納失里者鎮其地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永樂元年來朝貢馬二年設哈密衛改封忠順王三年爲可汗鬼力赤毒死無子兄子脫脫自幼俘入中國廉得其祖母速可失里併還之命襲王爵賜以金印玉帶官其頭目爲指揮千百戶鎮撫經歷以周安爲長史劉行爲紀善而安克帖木兒妻屬反依鬼力赤其後脫脫酗酒病死九年十月封其從父之子免力帖木兒爲忠義王掌事以俟其子長成宣德元年免力帖木兒死封脫脫子卜答失里爲忠順王三年以其幼

不更事仍封免力之子脫歡帖木兒爲忠義王以輔之天  
順中忠順王卜列革傳孛羅帖木兒與脫歡之後俱絕王  
母理國事成化癸巳土魯番王鎖檀阿力侵哈密虜王母  
金印以去其衆逃居肅州及苦峪城戊戌鎖檀阿力死子  
阿黑麻立先是哈密相婚姻者凡三種曰回回曰畏兀兒  
曰哈喇灰王母外甥都督罕慎畏兀兒人也寓甘州壬寅  
甘肅守臣請封罕慎爲忠順王從之甲辰遣使送入哈密  
宏治改元阿黑麻以罕慎非肅王後乃假結婚而殺之尋  
遣使入貢求封朝廷璽書切責辛亥王母已死乃歸城池  
金印會曲先安定王朝貢自稱忠順王裔蓋奸人教之其  
實非也兵書馬文升誤聽三種頭目告保遂立安定王姪

陝巴爲忠順王識者曰夷虜貴種類曲先本西戎安定本  
韃靼別部強合爲一又與罕慎異矣土魯番必不心服阿  
黑麻聞之果怒癸丑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報至上命兵  
侍張海都督緱謙率其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往經略之甲  
寅三月還以無成功海降參政謙閒往滿速兒等四十餘  
人俱安置閩廣閉嘉峪關絕不與通蓋土魯番距哈密七  
百里恃其險遠至是益橫然兵馬亦少使大軍及罕東衛  
番兵從捷徑出其不意襲之可擒也今聞用此策然大軍  
不出恐終難靖耳

鳶魚辯

程子曰鳶飛魚躍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



勿正心之意同會得時活潑潑地又曰自再見茂叔後吟  
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陳公甫合言之曰舞雩三  
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  
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又與陳護湛雨詩云君若問  
鳶魚鳶魚體本虛我拈言外意六籍也無書陳益庵夢祥  
騏騏作辯曰道具體用體則天命之性用則率性之道也性  
道皆實理所爲故曰誠者物之終始體何嘗虛邪六經所  
以載道一字一義皆聖賢實理之所寓實心之所發以之  
發言則言必有物以之措行則行必有恆故曰君子學以  
致其道書何嘗無邪以實爲虛幻也以有爲無妄也其曰  
言外意卽佛老幻妄之意非聖人之蘊也予謂公甫意從

雙松亭金卷第一  
三  
程子來想是會得時不必深辯耳甲寅三月予自香山省  
稼回至白沙訪之雨後躡草屨護鞋而往相見大笑講話  
竟日各賦一詩而別予末云吟弄不知春已暮滿天風月  
玉臺巾蓋許以與點之意公甫末云與話平生燈火事羞  
看白髮滿烏巾豈以予老猶耽六籍故云爾乎不可知也  
持其翰歸涂通府見之酷愛遂取去其爲世寶重如此

一月千江

宋景濂序瑞巖和尚語錄云人生而靜性本圓明如大月  
輪光明徧照凡蘇迷廬境界具濕性者大而河海小而沼  
沚莫不有月而中天之月未嘗分也月譬則性也水譬則  
境也曹端夫首倡理學以月川自號豈有取於月映萬川

之喻與薛文清曰萬川總是一月光萬物體統一太極也  
川川各具一月光物物各具一太極也佛氏書謂一月普  
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得此意矣陳公甫嘗作西江  
月二闕張學士元禎和韻云一月千江千月一通萬感萬  
通先生何必苦加功無用中藏有用一個法身如粟大千  
有象皆籠不須淘淨不須鎔本自無迎無送了了千條萬  
緒皇皇四達八通入頭下手怎施功外面中間夾用眼孔  
毫芒洞見肚皮天樣包籠聖賢坯璞此陶鎔船快更加風  
送鄒汝愚亦嘗著論曰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嘗觀諸月  
矣出沒乎丹崖青壁之上者月也容與乎虛室空谷之間  
者月也蕩乎江止乎淵依乎樹杪者月也古人之所見者

月也今人之所見者月也其爲月也豈有異乎哉視宋薛  
稍廣予按程子謂佛氏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其間方圓  
大小不同特欲傾此於彼爾然在太陽幾時動是日亦可  
喻不獨月也夫中者天下之大本性固萬理之一源又奚  
必取諸禪名理而取諸禪吾儒其衰矣夫

子陵太白

嚴子陵足加帝腹感動星象高風不可尙已李太白使力  
士脫鞵貴妃捧硯亦一世之豪也摛詞者無容喙矣近見  
柳倅桑思元悅客星亭記乃謂客星有五曰周伯曰老子  
曰王蓬絮曰國皇曰溫星凡有所犯無不蕃凶後漢天文  
志客星居周野光武崩應之於此不書似因子陵而諱占

也且犯帝座與晉劉聰時入紫微同其太史康相以爲非常之變聰遂滅亡光武無其應者豈非政鮮闕失卽目前下賢一事亦可弭其蓄患歟然世常擬子陵爲客星者蓋於其名而不於其實也濟寧城南有太白酒樓古今題詠

甚多予同年謝同知國賢

廷舉

傳誦一律云詩聖推刪後

風流襲晉餘一生惟麴蘖千首半裙裾飛燕真危語騎鯨豈信書參乎愛手足爭肯飼江魚乃劉進士承華

愷

所作

嗟乎自商公去位後卽有戴御史疏譽汪直遂復西廠得驟遷愷亦從風而靡者乃爾敢侮太白邪太白當明皇直奴視力士其譖於貴如以飛燕新粧之句得左謫正其讜論反以危語見嘲視悅尤爲謬矣

雙柳歲金卷第一  
邱文莊公言行

宏治乙卯春二月戊午少保邱公薨於位概其平生不可  
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其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  
絕不爲中官作其介慎二也歷官四十載俸祿所入惟得  
指揮張淮一園而已京師城東私第始終不易其廉靜三  
也家積書萬卷與人談古今名理衮衮不休爲學以自得  
爲本以循禮爲要成化初予寓京師得長子名之曰都生  
公顧予易以都得取自得之義也陳主事晟衣繡信公聞  
喪面斥曰旣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自學士爲  
祭酒最久任所著大學衍義補世史正綱家禮儀節每遇  
名流必質問辯難以求至當皆足傳世成化癸卯陳白沙

至京與談不合人謂公沮之不得留用時猶未入閣也安  
有沮之之事乎及入閣與太宰王三原皆太子太保偶坐  
其上三原嘖有煩言會太醫院判劉文泰失職奏三原變  
亂選法以所刻傳封進內多詳述留中之疏上責其賣直  
沽名致仕去人以教訐議公公實不知也謝侍郎鐸至形  
諸言論訾其著述劉學士健謂曰邱仲深有一屋散錢只  
欠索子公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健默然甚愧  
又嘗勸其門生王整謝遷二學士讀書循禮毋狎飲廢事  
至面檢毛修撰澄廷對策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以故  
翰林後進多憾之揆公素履於諡法例得文正文清而慙  
諡文莊者其以此夫

保舉神童

宏治乙卯吾鄉西溪張御史叔亨秦按雲南會鎮守太監

劉昶總兵黔國公沐琮巡撫都御史張浩保舉神童董元者紹興人知雲南府復次子也八歲時能詩翰詠胡桃曰形狀如鷄子剛柔實未分擘開混沌殼渾是一團仁梅月日夢覺羅浮夜已闌碧天雲靜月團團玉人不學桃花面淨洗紅粧鏡裏看九歲以來真楷草書歌賦序記及三場文字亦皆能之今十三矣請查照李東陽程敏政楊一清洪鐘事例考送翰林院讀書疏上上召試不如所言命還籍乃充會稽縣學生更名玘子按敏政一清及鐘皆由翰林院秀才登進士而鐘授中書舍人天死時年十八惟東



陽雖受上知然爲順天府學軍生登第未嘗讀書翰林也  
今爲學士與敏政一清俱將大拜矣其可量邪

### 修省直言

宏治乙卯二月洮州雨霜六月黦歛雨豆七月大雨雹八  
月貴州地震九月吾廣潮瓊颶風暴雨十月南京地震南  
贛大疫十一月貴州陝西地震十二月靖虜衛天鼓鳴長  
河江西大震電禮部以聞上令兩京文武羣臣同加修省  
直言無隱於是戶部主事蕪湖胡仲光燿疏言地震之類  
災之小者也西北旱癘父子相食東南饑疫骨肉流離大  
變也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鵬引  
用劉良輔輩左道惑亂聖心齋醮糜費財用差遣在外如

雙槐歲鈔卷第十  
虎橫行吞噬無厭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  
於宦官貴戚交相賄托不以爲恥言官有所舉劾瞻前顧  
後苟且塞責如小吏徐珪忠義敢言陛下誤聽奸臣之愬  
置之於法御史王槐依阿罪之陛下所以奉行天地之事  
羣臣所以奉行陛下之事者如此陰盛陽微災異曷由弭  
乎乞用臣言則奸佞斥而陰慝消矣疏入人爲燿危之未  
幾廣輩果以賊敗由燿啓之也今上仁明神聖真可與堯  
舜比隆矣

雙槐歲鈔後序

夫上不足以厚人倫統世教下不足以紀名物經變故近  
不足以彰鴻烈闡幽光遠不足以垂遺憲綦後鑒者君子  
不書也恩生也晚不足以窺古作者之意然竊聞之記事  
載言者必文直事核求不謬於此而已嘉靖歲丁未恩受  
從化之役閒抵郡城得請見於秦泉先生出是編見示恩  
受而讀之知爲先生王父長樂公所著其曰雙槐者公燕  
息之至也曰歲鈔者遜作者之名也紀述起於景泰丙子  
迄於宏治乙卯首之以神功峻烈以尊君也繼之以嘉言  
善行以徵獻也參之以祥瑞災眚以示儆也博之以襍物  
撰德以遊藝也或標其餘緒而條目以舉或撮其樞要而

幾微以著其文直而肆其旨幽而顯其要歸一折之於道  
信良史之遺也昔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東  
方朔好古傳經術博觀外家之語公之綜核非斯人之儔  
與公始以鄉薦入太學卽上六事幾觸忌諱及蒞長樂能  
剖析滯冤諸所施爲蓋不負所學矣然甫試邑遂解組而  
歸其論撰止此蓋自其所聞見而筆之示傳信也使公敷  
歷華要以紬金匱石室之藏其可傳者顧若是邪今先生  
以宏材碩學蔚爲儒宗其所載記及郡邑志乘已不下數  
十種矣將來勒成聖代一經貽之永久必有以續是編之  
所未及者昔司馬遷成史談之志業韋賢傳祖孟之詩禮  
雖不敢以擬諸先生而繼述之迹則似之矣於戲公之績

學種德將攄忠以匡時也而著此以見志先生惟恐過迭  
其光而刊布以流無窮易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  
人之業然則忠孝之久且大者亦少概見矣乎恩先生督  
學時門人也忘其謏陋謹識末簡以質諸知言者焉嘉靖  
戊申孟秋吉日門下晚生灌陽呂天恩謹書

以申五炁吉日門不刻坐斷期曰天恩臨普

學州門人外忘其術則蓋謂未聞良善惡賦官者高家賦

人之業然既忠孝之人且大善亦少中只食平恩去平

其於前所帝以誠無虛以同有人則有人多則及女無

學軒蘇州蘇州以重報德而善演其志於生於地

右雙槐歲鈔十卷明香山黃瑜廷美撰按通志先生棄官歸徙居會城番山下手植槐二構亭吟嘯其中自稱雙槐老人因以名其文集及此書也今越山下數武有雙槐洞者殆卽其故居歟明史藝文志黃瑜雙槐歲鈔十卷注起洪武迄成化中事然如古注疏過揲九六秦新名諱銜甲吐卷等十數條亦不僅專言明事也又如金尙書際遇己巳禦虜諸將卜馬益數條王世貞史乘刊誤皆譏其失實又如所云孝宗曾贈后父李公爲慶元伯沈德符野獲編亦疑其未確而山阜變占一條則又援其說以爲証蓋傳聞之詞彼此互異卽操史筆者固不能比而同之矣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則謂其載憲廟時事頗爲詳實如六臣忠

讜邱文莊言行名字稱呼長幼禮嚴諸條皆備載之云錄  
出以俟作史者則亦明代野史中難得之書矣是書元孫  
遠卿重刻於康熙甲子迄今傳本寥寥爰爲校正數十訛  
字而重刊之辛卯花朝後學伍元薇謹跋